

20151207 新聞挖挖哇 黃國昌談話部分

鄭弘儀：不過國昌你也變政治明星，因為我發現就是說在很多活動的場合，大家都要找你拍照簽名，你現在也是政治明星了，其實大家對你也滿好奇的，你可以來介紹你的家庭嗎？出生。

黃國昌：就跟，其實就是一般很傳統的臺灣家庭，爸爸媽媽……

鄭弘儀：爸爸在做什麼？

黃國昌：爸爸做過很多事情，小時候也開始，少年就種田。

鄭弘儀：在哪裡種？

黃國昌：在汐止啊。

于美人：汐止有田喔？

黃國昌：以前汐止的田非常多。

鄭弘儀：我民國69年到台北來送貨，當送貨員，板橋還很多都田地，什麼大同水上樂園那裡全部都是田。

黃國昌：你們現在去汐止很熱鬧的地方，你去看其實以前全部都是田，然後在年紀，爸爸就再大一點的時候……

鄭弘儀：那時候你幾歲？他種田的時候你幾歲？

黃國昌：我還沒出生，因為我是家裡最小的小孩。

于美人：家裡幾個？

黃國昌：三個，然後而且我跟我的哥哥有一個年齡的差距，然後爸爸後來又去當礦工。

于美人：你跟你哥差幾歲？

黃國昌：差了8歲。

鄭弘儀：所以哥哥差不多50歲現在。

黃國昌：對，差不多，然後後來礦工做一做以後，他為了要改善家裡的環境，他就去學染布，臺灣那個時候的帳篷工業其實在世界上是很有競爭力的，爸爸就去學染布，所以那個時候我有跟爸爸去他的工廠。

鄭弘儀：其實他叫來從政比較快，白布給它染成黑。

黃國昌：阮爸爸是很老實的人，因為他就唸到小學，然後就開始做那些工作，他其實...因為礦工跟染整工人的這兩個工作經歷對他的健康傷害很大，因為以前跟爸爸去工廠，那個有機溶劑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重。

于美人：礦工又會傷到肺對不對。

黃國昌：所以後來爸爸大概到了一定的年紀以後有很嚴重的氣喘，然後後來，現在因為氣喘有一些其他的病症，不過不管怎麼樣，就是在我從小到大生長的過程當中，我爸爸媽媽他們都是全心全意的在照顧我們這些小孩子。

鄭弘儀：所以他做那麼辛苦的工作是為了增加家裡的收入？

黃國昌：對啊。

鄭弘儀：這樣讓你讀到美國的博士，康乃爾的博士不簡單。

黃國昌：對，其實大概我國小畢業，國中的時候，爸爸他們那家染整工廠就因為他老闆去做一些投資失敗，其實整個工廠就倒閉，那倒閉了以後，爸爸那個時候還幫老闆當保人……

鄭弘儀：所以影響多大？

黃國昌：影響那個時候就，我大概那個時候，大概家裡兩個影響是說，本來爸爸那份在帳篷工廠的工作，收入還滿穩定的，他是公司一倒閉以後當保人，那媽媽就要開始標會去借錢，所以那個時候家裡，晚上我記得會有人來討債；第二個大的影響就是，媽媽本來就是一個……

鄭弘儀：來討的時候怎麼辦？有躲嗎？

黃國昌：躲是不會躲啦，就跟他們說拜託再讓我們寬限一下，對媽媽也造成很大的影響，因為媽媽本來是一個家庭主婦，他每天早上就是起來做早餐，幫我們帶便當，然後我們小孩子回家做晚餐，後來因為發生這樣的事情，媽媽也被逼得要出去工作。

在我小的時候，媽媽那個時候是在行天宮賣香，賣米糕、賣蠟燭，那個時候初一十五我跟姐姐都要去幫忙，不過我們小孩子去賣其實生意比較好，真的。

鍾年晃：因為香客都會跟小孩子買。

于美人：那要有話術的對不對？

黃國昌：其實也不用，因為我很不會做生意，所以我那時候都傻傻的就站在那裡嘛，但是就會有一些香客他們會來買。

鄭弘儀：那時候一天能夠賺多少？

黃國昌：你如果是初一十五，我們差不多晚上八點多就要開始出去擺攤子，差不多賣到凌晨兩點左右，人開始慢慢稀少，那時候我記得我最高紀錄，六個小時差不多賺快一萬塊。

鄭弘儀：你為什麼不早說。

黃國昌：沒有，因為那時候錢面值大，我現在怕會洩漏那個商業秘密，那時候賣最暢銷的是香，香一把20塊，淨成本價是5塊，一把就賺15塊，那其實最好賺的是蠟燭，那個越大束的蠟燭價格越高，那它的利潤也越高，那時候我最喜歡人家買那種400塊的蠟燭，因為那400塊的蠟燭我們進貨的成本其實不到一半。

鄭弘儀：一把就賺200多塊了。

鍾年晃：那你媽媽有沒有被警察帶去過警察局？

黃國昌：是沒有，可是就是常常要被輪流開單，就是說這次又輪到你了。

鄭弘儀：賺的是算你的還是媽媽的？

黃國昌：當然是媽媽的。

鄭弘儀：沒得分喔？

黃國昌：沒有啦。

于美人：這樣子的話度過多久？

鄭弘儀：你都做到兩點多這樣怎麼讀書？

黃國昌：沒有那個時候，初一十五的時候，要不然就是假日，那要不然就是寒暑假的時候，那正常上課的時候，媽媽基本上是不讓我去，可是有一次，其實去有碰到國中老師，然後老師看到我嚇了一跳，後來我就拜託老師不要講。

鄭弘儀：出去要穿得破一點嗎？

黃國昌：不用啦不用，就穿暖和就好了。

鄭弘儀：柯一正沒有教你。

柯一正：那時候還不認識，可以賣2萬塊。

于美人：問一下，這份工作有讓你的家庭穩定了嗎？

黃國昌：有啦，就是說開始慢慢有一些難關慢慢度過。

于美人：你還記得爸爸當年作保是多少錢嗎？

黃國昌：欠了大概2、3千萬吧。

鍾年晃：那時候2、3千萬很大欸。

鄭弘儀：那是應該是30年前的事，後來有還清嗎？

黃國昌：因為那個時候我很小，然後有拜託一個同學的爸爸，是律師，然後就拜託那個同學的爸爸幫忙處理，當然因為我那個時候年紀還小，沒有過問太多這一些細節。

于美人：所以後來用法律程序來幫忙處理到這個事情？

黃國昌：沒有，還有中間應該是銀行，好像有遇到一些貴人，就是銀行裡面的人知道說我爸爸可能是在完全不了解的狀況之下去做了這個事情，然後銀行裡面有遇到貴人，他們有幫一些忙，但是幫到什麼樣的程度，用什麼樣的方法，其實我那時候並不是那麼了解。

于美人：只能說到你多大的時候這個陰影才從你們的家庭拿掉？

黃國昌：其實我也不會用陰影去形容它啦，大概就是說，就是那個時候全家人就是必須要，要一起努力，那我比較感謝的事情就是我爸爸媽媽他們還是很努力，就是讓小孩子的就學不會受到什麼太大的影響。那其實我自己到了上高中以後，我就有比較好的謀生能力，所謂比較好的謀生能力就是去當家教。

于美人：你高中當家教啊？

鍾年晃：教國中生？

黃國昌：對，教國中生怎麼考高中聯考。

鄭弘儀：你讀建中的？

黃國昌：對，因為那個時候為了要拚學校裡面的獎學金，所以就會把自己訓練成考試機器，我很會考試的。

鄭弘儀：國昌本來是要做醫生的，後來為什麼走法律這一條？其實背後有故事，等一下我們繼續聊。

(下一黃國昌片段)

鄭弘儀：蠟燭是一倍多，進貨200賣400。

黃國昌：但是就是你還要看它大小，小的蠟燭它的利潤比例就比較低，隨著蠟燭越來越膨脹，它的利潤比例就越來越高。

鄭弘儀：再來就是什麼，再來就是米糕，米糕利潤最低。

黃國昌：米糕不好賺，米糕很難賺，那個時候小時候我記得進是3塊半賣5塊。

鄭弘儀：那賣剩的呢？

黃國昌：會想辦法把它賣完。

鄭弘儀：你們還有賣什麼？

黃國昌：就是香、米糕跟蠟燭，然後其他的就是一些餅乾，因為香客買餅乾去拜。

鄭弘儀：餅乾利潤好嗎？

黃國昌：餅乾的利潤比較不高，因為它有一個基準的跟雜貨店的價格可以比，那個時候很流行的一個餅乾叫金牛角。

鄭弘儀：為什麼要擺到凌晨2點多？

黃國昌：因為你初一十五的時候，越晚人越多，你要做生意當然是要人多的時候

去，你如果賣到晚上12點，看人還一直來，你怎麼可能捨得回家。

鄭弘儀：所以冬天很冷，你也是2點多繼續擺。

黃國昌：還好啦，因為其實在恩主公那個地方，靠著那邊的香火在生活的家庭其實非常的多，你晚上去那邊看有多熱鬧的，賣香的、賣肉圓的、賣蚵仔麵線、賣臭豆腐的，那個整個把旁邊的，靠著就是恩主公的香火，祂真的幫助了非常非常多的家庭。

鄭弘儀：年輕人比較會買還是老人家比較會買？

黃國昌：那個時候，其實我現在記憶有一點模糊了，不過每個時段來的客人他們的屬性不太一樣，可能牽涉他下班的時間。

于美人：越晚來買的阿姨越漂亮。

黃國昌：這個我倒沒有注意。

于美人：那剛剛講為什麼你會從醫學轉成讀法律？

鄭弘儀：沒有，他本來是想要讀醫。

黃國昌：因為小時候爸爸媽媽他們的觀念很傳統，就是做醫生，對我自己來講當然一方面覺得有法律保護家庭是很重要的事情，因為小時候那個經驗，不過那段經驗我比較少談，那真正跟公共領域的議題比較有關係的是高一那個時候參加一個辯論比賽，辯論的題目是「我國國會應否全面改選」。

鍾年晃：你高一的時候是民國幾年？

黃國昌：我國一的時候是198，等一下我算算看，1991年進台大，1988。

鍾年晃：1988年剛解嚴。

于美人：朱高正那時代。

黃國昌：對，所以那個時候他的書跟文章對我影響滿大的。

鄭弘儀：朱高正的文章。

黃國昌：對，當然我們那時候準備辯論比賽，現在當然大家覺得那個題目聽起來覺得很荒謬，怎麼會辯這種題目，這種題目還有什麼好辯的，但是我老實講，在我們高一的那個時候，準備要辯這個題目還真的很不容易，因為你要辯一個題目，你要有正方跟反方，教科書寫的都是就是不用改，不用全面改選，然後還有什麼法統，如果沒有大陸那邊來的，這樣怎麼算整個中國呢？怎麼可以只有臺灣呢？那為了要準備反方的資料就要開始去涉獵一些，一般在學校裡面沒有辦法看到的刊物。

于美人：所以你是抽籤抽到反方？

黃國昌：沒有，那個時候在準備比賽的時候，你兩邊都要準備。

鄭弘儀：你不會知道你會抽到正方還反方。

黃國昌：對對對對對，所以你兩邊的資料你都要知道，即使我站在正方，我也才知道反方有可能提出什麼樣的問題，當然因為那個辯論比賽的關係，讓自己開始大量的去閱讀平常在準備升學考試的時候不會看的東西，所以那個時候才決定要唸法律。

于美人：高一就決定了。

黃國昌：因為高二就要分組了，高一下的時候，那時候做那個決定跟爸爸媽媽講，他們其實很生氣。

鄭弘儀：因為你醫科是考得上的。

黃國昌：我也不知道啦。

于美人：那個時候你還有要不要讀丙組跟甲組的問題對不對？

黃國昌：對，因為你高二的時候，你就要第一類組第二類組第三類組。

于美人：我想問一下，你高幾開始做家教的？

黃國昌：我其實考完高中聯考的暑假就開始做了。

于美人：那時候一個小時是多少錢？

黃國昌：那個時候看不同的家庭，就是一般一個小時收250，然後高的可以給到400，以我那個時候的物價來講……

于美人：非常好了。

黃國昌：就是說請我去幫他補習的如果是國小的學生，我大概去兩次以後，我的經驗都是勸家長不要再讓他補了，就是說我覺得小孩子在國小的時候，我會勸那個家長說盡量讓他比較快樂的成長，比填鴨還要重要。

鄭弘儀：國昌，你爸爸沒什麼讀書但是國小畢業對謀？

黃國昌：有，剛好國小畢業。

鄭弘儀：媽媽是？

黃國昌：媽媽其實比較會唸書，但是媽媽因為家境的關係，她常常跟我說，因為我媽媽是宜蘭人，她說她那時候國小的時候考上那個羅東高中。

鍾年晃：那時候初中還要考。

黃國昌：然後算是表現得很好，不過我外婆不讓我媽媽唸，因為家裡要有人幫忙，所以唸到國二的時候就被迫中斷。

鄭弘儀：你這麼會讀書是爸爸教還是媽媽教的，還是自己會的？

黃國昌：沒有啦，因為爸爸媽媽他們工作都很辛苦，書當然就自己唸。

鄭弘儀：自己讀就會，所以小孩不用一直打，你補習過嗎？

黃國昌：補習，我想想看，高中的時候有，我高中的時候另外一個賺錢的方法就是去補習班，因為去補習班可以賺錢，因為他們有各式各樣的模擬考，你如果考分數很高，然後就有錢可以拿。

鄭弘儀：你不是去補習，你是去賺錢。

黃國昌：沒有，去當然老師教的還是對你有幫助，因為你會知道說他們教的那一套技巧應用在考試上，對於拿分數有什麼樣的幫助，那只是我利用了就是說他教給我的技巧，最後產生出來的分數的結果，再取得一點經濟上的回饋。

鄭弘儀：你後來考上台大，台大法律系，聽說你就去衝校長室？

黃國昌：沒有，那是比較後來的事情……

鄭弘儀：先衝立法院。

黃國昌：沒有，第一個，我大一的時候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其實是李鎮源院士跟林山田教授，那時候廢除刑法100條行動聯盟，那時候我們大一的時候，一起在基礎醫學大樓前面靜坐，其實那個運動開始的時候，大學還沒有真的開學，因為那時大學開學比較晚，因為男孩子有成功嶺的問題，都要到10月中以後才會真的開學，參加那個活動以後，就在台大開始參加改革派的社團，所以我以前是台大大學新聞社出來的，算是台大裡面滿有名的一個學運社團。

進入了學運社團以後就開始參與一些學生的運動，然後大三那一年當台大大學生會會長，那一年因為大學法的改革跟學生權益的保障跟那個時候的學校、教育部有比較激烈的衝突，因為那個時候，1993年的時候，大學法要進行很關鍵的修正，我們當然要去立法院表達我們的訴求，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是第一次衝立法院，不過那個時候能力比較不足，大概衝過了中山南路那個大門，立法院議場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廣場，大概到議場的廣場要到階梯那個地方就被攔下來了。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于美人：問一下國昌老師，你結婚的過程裡面，我應該這樣講，你談戀愛的過程順利嗎？

黃國昌：有順利的也有不順利。

鄭弘儀：有多少不順利的？有多少順利的？

于美人：你初戀幾歲？

黃國昌：是真的初戀還是單戀？

于美人：沒有啦，就真的初戀有來有往的。

黃國昌：真的初戀是高中的時候。

于美人：算早。

鍾年晃：是現在這個太太？

黃國昌：不是。

鄭弘儀：人生閱歷這樣也未免不夠，沒辦法參選立委。

于美人：唯一名人初戀就結婚就鄭弘儀啊。

鄭弘儀：不過國昌要選立法委員，從政這個事情，又當黨主席這個事情對家庭影響真的很大，太太當時的態度怎麼樣？

黃國昌：開始當然是反對，那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她現在非常的辛苦也很幫忙。

鄭弘儀：當時反對，那你是怎麼說服她的？

黃國昌：(嘆)這個是一段過程，倒也沒有什麼說一個好像特定的時刻或一個特定的理由去說服，而是就是會有一段過程，因為其實整個過程也拉得滿長。

鄭弘儀：她反對得很激烈嗎？

黃國昌：你要定義什麼叫激烈。

鄭弘儀：因為我太太是跟我說你去選舉她就離婚。

鍾年晃：那你還不快點選？

鄭弘儀：年晃年晃。

柯一正：你不用去他們家吃飯了。

鄭弘儀：年晃，人生要有一點智慧，就是說現在感情還不錯，把這個機會留……

(全場笑)

鄭弘儀：好啦，開玩笑。

黃國昌：因為這其實是滿長的過程，因為我本來也沒有加入時代力量，我是到5月才加入，5月加入以後，就先幫時代力量做工作，那個時候做的工作，其實我在時代力量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慈庸的競選總幹事，所以我那時候常常要跑到台中去，那後來我到底要不要選的這個事情時代力量的朋友也有一些看法，那時候我有跟他們講說你們如果逼我去選，你們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因為我一旦下去選，那我很多時間要放在我的區域，可以幫大家的時間相對就會，所以那個時候都有一些權衡，當然從入黨到真的自己下去選到現在，我說這個中間是一個滿長的過程，那個過程裡面，像我太太她現在，她是比較擔心我太累，所以有的時候她會跟我團隊的人講，在沒有告訴我的情況下，偷偷地把我的行程給取消，我那時候會很驚訝，我想說奇怪，我印象裡面我明天早上不是應該要去做什麼事情，因為我大概，就是會忙到說，到今天晚上，我會開始看明天的行程，我看的時候就，明天早上不是有一個行程，怎麼取消了？

然後我才問團隊裡面的同仁，他們說，我那個時候其實滿生氣問他們，說是誰取消這個行程，他們說是你太太，我就不敢講什麼話。

鄭弘儀：太太為什麼幫你取消？

黃國昌：她就是怕我太累，就真的單純是怕我太累。

鄭弘儀：你不敢去問她嗎？

黃國昌：會，我有時候會問她，那她當然她會跟我講她的理由，但是我也會希望說，你是不是能夠先告訴我，我們討論一下看怎麼安排。

于美人：我大概可以證明一下，後來太太是非常積極的幫他參選，紅白式都跑。

鍾年晃：而且他的太太親和力超好，比他還像候選人。

鄭弘儀：國昌的競選總部成立是我幫你主持，我看你太太這樣樓下跑樓上跑這樣進進出出，她非常地幫忙，太太的家庭本來是個藍軍家庭，她是怎麼樣的家庭可以介紹嗎？

黃國昌：我太太的爸爸是，就是我岳父啦，這樣子叫怪怪的，就是我岳父他是做生意的，那觀念上面就是從以前一直都是投給國民黨，然後很支持馬英九。

鄭弘儀：外省朋友？

黃國昌：我覺得你很難定義說是外省還是本省，就是有一邊是外省，有一邊是本省，像我岳父是那一種過年的時候會寫書法，自己寫春聯。

鍾年晃：很傳統的。

黃國昌：對，然後會寫家訓的，我第一次跟他們家庭接觸的時候，其實她不用講我就知道她爸爸是藍的。

于美人：為什麼？何以見得？

黃國昌：就是講話的內容跟方式，然後還有他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其實可以判斷得出來。

于美人：那怎麼交往下去的？

黃國昌：其實也還好啦，就是說當然她父母也都很疼她，所以還是沒有說真的很激烈的反對。

于美人：我懂啦，女兒愛到我們沒辦法。

黃國昌：那只不過說她，我岳父有後來跟我講，就是說他那個時候認識我的時候，以為我就是在大學教書，雖然比較支持民進黨一點，但是畢竟就是在大學教書。

于美人：危害不大。

黃國昌：他沒有想到後來會變成這個樣子。

鄭弘儀：這麼禍害。

鍾年晃：所以那時候你衝進立法院的時候，你岳父有沒有跟你翻臉？

黃國昌：沒有啦，但是我後來其實從2012年開始慢慢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在想什麼，其實後來他們都很支持我，非常非常支持我。

鄭弘儀：你在結婚的時候，婚禮的時候，據說唯一綠軍的朋友是徐永明，徐永明去的時候有引起騷動嗎？

黃國昌：有，其實有說過，看到他就嚇一大跳，因為他算是在媒體上面曝光比較高一點。

鄭弘儀：騷動是怎樣？

黃國昌：也沒有啦，後來是永明跟我講，說他去牽車的時候，有人看到他叫他賣

造。

鍾年晃：那是哪一年，你結婚是哪一年？

黃國昌：2009年。

鍾年晃：6年前，其實那個時候應該還好，那個時候馬英九都當選了。

黃國昌：對，但是...2008年以後其實馬英九當選沒有多久，其實大家開始對他做的一些事情，臺灣發生一些事情其實已經開始慢慢在反抗，你說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就是那個時候開始。

鄭弘儀：我剛剛講說對家庭很難兼顧就是，我知道太太在生第二胎的時候，你還在從事社會運動。

黃國昌：對，那時候剛好就是黑島青成立沒有多久，那跟魏揚跟為廷他們那個時候為了九月政爭，馬英九毀憲亂政的事情，我們大家有去總統府前面抗議，覺得馬英九在那個情況下是沒有那個資格就是帶領大家慶祝國慶，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凱道那邊有紮營，本來10月應該是8號的凌晨，去衝總統府前面，去拉布條抗議，後來一直待到10月10號，其實那段時間我太太剛好在生產，她在台大，它有一個新的婦幼醫院，其實10月8號那天晚上，因為怕被監聽，所以那天晚上的行動代號是要做蛋糕，然後我那天晚上我也不跟大家說你們來幹嘛，就說大家來我請大家吃蛋糕，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動員，不過後來好像消息還是有洩漏了，所以導致我們後來做的事情跟本來計畫的事情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活動的現場就在醫院附近，那個時候就會忙到很晚，所以我大概回去醫院的時候……

于美人：小孩已經生出來了。

黃國昌：沒有，就是生的那個時候我事實上是在的，但是生出來沒多久，第一天第二天的時候我就跑去參加他們的活動，所以後來去醫院回去看老婆跟女兒的時候，我太太都會問我說你是回來休息還是來看我們，去就去洗個澡，然後換個衣服，然後看看就在旁邊睡著了。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鄭弘儀：現在支薪有多少人？

洪慈庸：現在大概12、3個。

鍾年晃：算很少。

黃國昌：我可以證明，我那時候剛接慈庸競選總幹事的時候，我每次到車站，都是慈庸自己開車來接我。

鄭弘儀：不過國昌你的選區真的很大，新北市第12選區，要命這是一個國家大了。

于美人：這一天跑得完的嗎？

黃國昌：跑不完。

鄭弘儀：那你幅員這麼遼闊你都怎麼跑？

黃國昌：其實我喜歡用徒步的拜票，雖然走起來比較辛苦一點，但是很紮實，而且我很能走，所以我一天可以走個7、8個小時，對我來講並不是問題。

于美人：你是怎樣，以前有練過喔。

黃國昌：沒有，因為以前我，第一個我喜歡運動，那第二個我以前在留學的時候，曾經在日本做研究，做一年，那個時候是在東京大學做研究，那我住的是東京大學給外國人他們的宿舍，在吉祥寺，Kichijoji，那你從吉祥寺坐中央線Chuo Line然後到おちゃのみず，就是御茶的水，就是漢字，那從御茶的水到東大其實有一段距離，坐公車大概2站，不過我那時候捨不得坐，因為日本的公車有夠貴，非常貴，那個時候我第一次坐的時候，我如果沒記錯的話是290塊日幣，那個時候其實大概330塊日幣可以在松屋吃飽，松屋就是……

于美人：最便宜的。

黃國昌：對對對。

于美人：有點像吉野家蓋飯那樣子。

黃國昌：對對對，所以我後來就養成了習慣，就是從御茶ノ水，我都是走路到東大，那段路大概走起來，不太會走的人要走20幾分鐘。

鍾年晃：大概2、3公里有。

黃國昌：不只，那我後來就走得非常的快，然後大概15分鐘就可以走得到，那一年天天這樣子走，所以我其實身材最好的時候是我在東京念書的那一年，因為第一個是……

于美人：你現在的身材叫不好？

黃國昌：我以前身材更好，真的，我以前在東京念書的時候，身材真的非常好。

鍾年晃：有六塊肌嗎那時候。

黃國昌：是沒有，沒有刻意去練，就是很自然，第二個是東西吃得少，因為東西吃得少，是日本的食物以一個留學生來講真的很貴，所以那時候去超級市場買菜自己回去煮，我最喜歡買的是那個高麗菜，因為高麗菜最便宜，然後你切四分之一，然後弄弄弄，然後跟豬肉炒一炒，然後自己煮飯，這樣就可以吃飽一頓。

鄭弘儀：了解，你這樣選舉的過程裡面有遇過有人對你很敵意，很沒禮貌？

黃國昌：有有有。

鄭弘儀：多敵意？

黃國昌：我其實我還記得我有去瑞芳比較靠山邊的地方，我去拜訪一個前中國國民黨的里長，其實也不是刻意去拜訪他，因為我那天下午的行程就是，我用走的，就是每一戶我都要走到，然後每一戶我都要去拜訪，可是那邊其實已經有很多大

量的外移人口，所以你常常去撞門的時候，你判斷第一個是外面有晾衣服嗎，第二個是外面電燈有開嗎，然後反正就是挨家挨戶，結果我是去拜訪他，他一看到我，然後我就跟他講說，你好，我叫黃國昌，這次出來選立委，拜託給年輕人一個機會，然後他看到我，他本來就還ok，他一聽到我是黃國昌，他說不不不不不，然後我愣一下，然後我後來，他開了門以後說，我是說我不會支持你啦，碰，門就關起來。

其實那個時候，當下的時候你會愣一下，說有必要這樣嗎，後來我本來不知道說他是前國民黨的里長，後來是當地陪我去的大哥，我走的時候他才跟我說，你不要放在心上，他是前國民黨的里長。

于美人：我想時代力量在年輕人的選票的爭取應該是要不遺餘力，不過很可惜，你們沒有總統候選人，所以你沒辦法去參加那個青年論壇對不對，有邀請你會去嗎？

黃國昌：當然去。

于美人：你們的青年政策有沒有什麼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黃國昌：其實在時代力量這一次我們參選，包括組黨，包括有這麼多年輕的朋友我們一起投入選戰，當然一個軸線的目標是希望為臺灣開創新的政治，這個新的政治是比較符合年輕人他們對於政治的想像；那另外一個軸線就是牽涉到了世代正義，就是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他們事實上都快要看不到未來，當一個國家年輕人看不到未來，這個國家怎麼可能會有未來？